

# 心安之处即是家

■史金煊

1999年,我初次来漯河。当时,漯河给我的印象是,它像一幅水墨画,春红、夏绿、秋黄、冬白。

有几年时间,漯河与我像两条平行线,各自延伸。即使后来我又来到漯河工作,也总是觉得有疏离感。直到前年小年的那场雪,落满了街巷,也落进了我心里。

当天,大雪从早上持续到晚上。吃罢晚饭,爱人提议出去玩。我们先去新天地美食街,一路走来,看到各式各样的雪人,有挑灯笼的,有撅嘴的。两个孩子说笑着,追逐着,任雪花飘落一身,却乐在其中。

风雪也无法消减大家逛街的热情,新天地美食街游人如织、摩肩接踵。各色美食摊位在夜色里热气腾腾、香气四溢。这边卖的是驴肉火烧,那边售的是烤面筋,再往前是煎果子、油炸豆腐、烙馍卷菜、炸年糕……花样繁多,令人目不暇接又垂涎三尺。我们逛着吃着、说着笑着,觉得这样的生活真好!

光阴流转,时代变迁。漯河变得越来越繁华,越来越美好。爱人说:“我们的城市变化真大,晚上9点多了,街上还

这么热闹,在以前,恐怕不会如此。”是啊,我的思绪飘到了那些年……

2004年,我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,在马夫张租房住。下班后的我,有时在附近小店吃一碗两元的热干面,有时会到一个老奶奶开的小吃店吃饭。那也是一个飘雪的晚上,雪下得极大,如撕扯的棉絮从天而降,漫天飞舞,肆意飘洒。小吃店蒸汽缭绕,老奶奶黝黑的脸在灯光下浮现。我就着一碗小米粥,吃她做的芝麻叶豆腐包子。灯光氤氲下,我默默看着她忙来忙去,偶尔和她聊几句家常,彼此慰藉。吃完后我便步行回出租屋。路上行人稀少,而时间才7点多,世界却安静在一片寂静的白色里,唯有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的声响,伴随着我一路前行。次年,我离开漯河去了外地。

“妈妈,尝一口我的烤鱿鱼。”儿子的话将我拉回现实。那一刻,我才发现不知何时雪已停了。

我们沿着滨河路,走过彩虹桥,来到红枫广场。一棵棵枫树上挂满了红灯笼,如梦似幻。往堤下望去,人潮汹涌,络绎不绝。灯光璀璨,雪的世界、灯的海洋。我们顺堤而下,很快融入人流之中。正走着,忽听到有悠扬的音乐

从前方传来,我来到树下,发现有音箱悬挂其上,音乐正从里面飘出,偶尔伴随一两声清脆鸟鸣,地下便绽放出一朵朵“梅花”。我听着音乐,踩着脚下的节奏,惹得孩子们一阵大笑。

以前这里有一个淘气猫公园,是孩子们游乐的场所。如今,换了容颜,成为一个广场,有凉亭、长廊等,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,口味繁多的美食摊位,还开有专门售卖和展示漯河礼物的小店。走进一家小店,只见里面陈列着许慎编纂的《说文解字》,还有文房四宝等,古朴典雅、精巧别致。看到土黄色的贾湖骨笛,欣赏之余,我仿佛听到了来自几千年前的回响。我边走边和孩子们说:“这些都是我们漯河的文化符号,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代表。”女儿自豪地说:“我们漯河还真了不起!”

走出小店,远处灯光通明,树上挂

着千姿百态的灯笼,黄色的玉米灯、玫红的莲花灯,还有红、绿、黄色的雨伞状的灯。这边的雪地上绽放着硕大的宝莲灯,那边的雪地上摇曳起绣球灯、辣椒灯。儿子飞快地跑到那盏圆滚滚的橘黄色南瓜灯前迅速摆起了POSS,女儿拿着手机给儿子拍照。空气中弥漫起无数若萤火虫一样的灯光,慢慢飘散。

我握着爱人的手:“十年了,我第一次觉得心与这座城市如此亲近,第一次心生一种深深的归属感。”爱人看了看我,笑道:“心安之处即是家。”

是啊,在外漂泊的几年里,虽生活的时间不长,总觉得与那里有隔阂,与那里有着格格不入的疏离。后来回到家乡,在漯河安家。有时站在小区的楼下,看那高高的楼层,打量着那扇散发着温暖之光的窗,心里就会安稳许多,平和许多。

## 决胜“十四五” 漯河出新彩



国画 绿线万千

周彦生作

### 心灵漫笔

■于贵超

风从三月来,带着故乡的体温和心跳。

风把天空擦拭得碧蓝如洗,又采来云朵,在天上拼图,一会儿拼成雪山,一会儿拼成海浪,一会儿又写成弯弯曲曲的文字,铺成一封家书,被归雁衔着,寄给那些离开家乡的人。阳光被风吻过,变得温柔浪漫,凝望着远方的土地和村庄。

三月的风吹过田野,沉睡了一冬的麦田抖了抖衣襟,舒展开筋骨。春雨刚落,土壤墒情好、养分足,麦子在风里抽出新叶,拔节生长,阳光下吐出苍翠的语言,时而吟哦诗句,时而哼唱歌谣。它们的身姿渐渐挺拔柔软,牵起风的手掌翩翩起舞,向脚下的土地、向远方的村庄、向姗姗而来的春天致敬!田野里,野草也在春风的呼唤下醒来。车前草、牛筋草、马齿苋、蒲公英纷纷抽出新绿,一棵婆婆纳举起三两朵蓝色的小花,像天空的蓝不小心漏下了几滴,迸裂开来,化作展翅的小蝴蝶,传递春风变暖的消息——浩荡的春讯,总是被细微的生命最先捕捉到。一条小河穿过

## 三月的风

麦田,河水清浅妩媚。河坡上,茅草根钻出了嫩芽。那个拔茅针的无忧少年,却不见了踪影。

一片油菜田在春风的窃窃私语中,迸发出期待已久的热情。菜花绽放,先是三五朵,从鹅黄的花苞中挤出来,眨着好奇的眼眸,试探春风冷暖。转眼间花开如海,馥郁香甜的花香灌进肺腑,像春风酿成的一杯醇酒,一直醉到灵魂里。在乡下,油菜花是春天最质朴最宏大的乐章,那些童年的记忆,像俏皮的蜂蝶一样,在花香气起伏伏,比风更暖,比酒更醉人!站在村头远望,一片片油菜花点缀在麦田之间,黄有黄的奔放,绿有绿的沉稳,在浩荡的春意里,书写着乡村版图上的三月叙事。

风吹过村庄,村庄渐渐明媚起来。一抹杨柳飘荡在小村的额头,淡淡新绿落进池塘,春水荡漾,像多情的眼波。柳笛声穿过街巷,穿过层层叠叠的岁月,把家乡的前世今生谱成一段风里的童谣。谁家院落里一枝杏花伸出矮墙,风吹花动,突然点亮了整条街,冬天残留的枯寂烟消云散。杏粉未残,桃红已

露,点点嫣红在风里洒开,映着门楣上尚未褪色的春联,像涂抹在村庄脸颊上的胭脂,绽露出青春活泼的气息。屋后的大杨树枝丫横斜,一个个芽苞悄悄鼓起,像蘸饱了墨水的笔毫,即将在风里写下蓬勃的篇章。那些榆树、槐树、棠梨树,也已悄悄打开心扉,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一缕风。

村里的鸟多起来,你看不到它们的影子,但在屋顶上、在树林里,风送来它们“叽叽喳喳”的鸣叫,清脆生动,打扮晨曦,晕染晚霞。这是乡村独有的韵律,像泉水叮咚,荡涤尘埃;像乡音回荡,抚慰心灵。

三月的风吹到人身上,人的身体就轻了,厚重的棉衣换成了轻便的粗布衣褂,千层底帆布鞋踩在街巷里,踩在田埂上,脚步轻捷而有力。三月的风吹到人的思绪里,人的内心就暖了,街头巷尾的谈话声也响亮了许多——今春雨水足,庄稼长势好。一定又是丰收年!

三月的风,裹着五彩缤纷的期盼,裹着雨后潮湿的乡愁,裹着惊蛰窸窣的物语,从家乡的土地上轻轻拂过,留下时光的韵脚,在思念里荡漾。

## 在春天,种一棵树

■安小悠

前几天,我在微信上问朋友:“如果你给你一棵树,栽种在这个春天,你希望它长成什么样子?”

他思考后回复:“我希望我的树,长得又高又大的,能遮风挡雨——我可以住在树里面。”

我看着那行字,想象那个画面:粗壮的树干里藏着一个温暖的树洞,充满了草木淡淡的清香,有从树缝漏进来的、碎金似的光斑。下雨时,雨水顺着树皮淌下,而他在里面,干爽、安全,被妥当地包裹着……

那么,我的树该是什么样子呢?

我望向窗外,陷入沉思,几片云悠然地从天际飘过。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读过的一本书——卡尔维诺的《树上的男爵》。书中,12岁的少年柯西莫爬上了树,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地面。他在树上生活、恋爱、阅读、与远方的人通信。

度过了神奇的一生。

我没有柯西莫的勇气和决绝,只想在这个春天,为自己种下一棵树。

我首先要给它取一个名字,就叫“安是一颗红豆”。名字有点儿长,为了方便,平时就喊它“安红豆”。它没什么特殊含义,只因我喜欢,就像喜欢一朵花,一阵没有来由的风那样。需要说明的是,它虽然叫安红豆,但它跟红豆无关。它只是一棵树,一棵叫“安红豆”的树。

接着,从选址开始,我要给我的树完全全的自由。它想长在哪里,就长在哪里。可以是陡峭的崖边,把根扎进石缝,看脚下云海聚散;可以是幽寂的石洞,枝条倾听冷冷的水声,做一个美好的梦;甚至可以长在水中央、水中坻、水中沚,或者长在空中。是的,我的树有隐形的翅膀——风来时,它便跟风,去拜访另一片

风;雨来时,它便随雨,去问候另一场雨。它不必被“树”这个定义,困在任何一片泥土里。

种下之后,它也不用急着长成一棵“像样”的树,也不用施之大厦,作栋梁之用,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它想发芽就发芽,不想发芽就光秃着枝丫,在春风里继续睡觉。到了夏天,别的树都撑开阴凉的绿伞,它还是光秃着也不必懊恼甚至自卑。它是我的树,我就允许它按自己的方式活,并且同样爱着它的任何样子。它光秃,我便爱它枝干遒劲的线条;它茂盛,我便爱它绿意汹涌的生命力;它若开花,我便爱它的烂漫;它若结果,我便爱它的沉甸。它每一个瞬间的模样,都是它自己,我都爱,也都值得被我深深爱着。

它不必为自己的模样向任何美学道歉,不必为叶子的颜色而不甘于四季流

转,也不必因长得缓慢显出笨拙而感到丝毫羞耻。年轻是它自己的日记,不必给任何人看,甚至包括我。

想着想着,三毛的句子就自己浮上来:“一半在尘土里安详,一半在风里飞扬;一半洒落荫凉,一半沐浴阳光。非常沉默,非常骄傲。从不依靠,从不寻找。”我的树,就是这个样子。它存在,仅仅因为它想存在。

朋友想要一棵能保护他的树,而我渴望的,是成为我的树的依靠——当然,前提是它也刚好需要。当狂风骤雨太急,当夏日酷热难耐,我希望我能对它分担一片灼热,或遮挡一丝凛冽。如果它难过,我还可以给它一个拥抱。

这个春天,我就想种一棵这样的树——允许它自由,允许它缓慢,允许它不同于世间任何一棵树。然后,什么也不必说,我们只需并肩站着,在温柔的春风里,感受那微小的幸福。

### 挚爱 亲情

## 妈妈的顶针

■赵倩

儿时的记忆中,妈妈手上总戴个“首饰”。

“这手上都长牙了吗,缝了双线也能挣开?”妈妈低着头,嗔怪着我们。她左手拿着我们因为白天疯跑、爬树、跳皮筋而挣开线的棉衣棉裤,右手指上戴着一个古铜色的顶针,飞针走线地帮我们兄妹四个缝补棉衣棉裤上的裂口。我们像被揪住了尾巴,再不敢“叽叽喳喳”了,安静地躲在被窝里,等着妈妈的“特赦”。那么冷的天,没有棉衣穿谁敢出门呢?

我的老家在豫东平原。

寒冬腊月,一马平川的麦田上北风呼呼吹着,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,冬天的衣服和鞋子妈妈很少给我们买。衣服都是找手巧的婶子大娘帮忙裁好,自己再续上棉花做成或薄或厚的棉衣来抵御严寒;鞋子也大多是自己做。

那时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几个孩子,学校伙伴也多,放学后的作业却很少,经常一伙人疯闹,出一身汗,衣服也经常被树枝勾住、被旧桌子或门框的钉子挂住、被上蹿下跳的力道撑破。妈妈白天要抠棉桃——秋末从地里拔回来的棉花秆子上,还有很多没来得及绽开的棉桃。棉桃在寒风中被催开,或干脆缩成一团,需要人为地一点点抠出里面僵硬的棉花来。晚上,她又要给我们收拾衣服,那个古铜色的顶针戴在裂开细小口子的手上,在灯光下特别醒目。我曾偷偷地戴过,硬硬的、不封口、筒状,一点儿也不好看,还有点儿硌得慌。

前年春节,我和妹妹带着孩子回老家过年。二妹拿着小外甥的纯棉内衣说袖子太长了,影响孩子用手拿东西,请妈妈帮忙给缝上一圈。

妈妈拿出她的针线筐,戴上

有些生锈的顶针,坐在堂屋门口的太阳地儿。我们姐妹三个搬着小凳子围坐在她旁边。只见母亲戴着老花镜,针眼对着阳光,视线从老花镜的上方投射到针孔处,一下、两下,线不听使唤,怎么都不肯钻进针眼里。

“我来吧,我视力好。”小妹笑着说。妈妈把针和线递给她,线头一下就被她穿到了针孔里。

“老了,眼看不清了。”妈妈低声呢喃着。

“没事。妈,让我来吧。你们看到小宝裤子上的花了没?那是我裤子破洞上缝的装饰。”我抢着说。

“妈,你不用愁了。老大不仅继承了您的手艺,还有点艺术范儿呢。”老二调侃地说。

大家的笑声冲破小院,引得婶子大娘纷纷来串门。妈妈把顶针交到我手上,起身搬凳子,吩咐妹妹拿瓜子、糖,招呼起邻居来。

现在大家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,羽绒服、保暖衣、棉鞋的款式越来越多,人们再不用做棉衣、亲手纳千层底制作棉鞋了。农村的婶子、大娘和小媳妇们手上开始有了钻石或黄金的戒指。妈妈白天要抠棉桃——秋末从地里拔回来的棉花秆子上,还有很多没来得及绽开的棉桃。棉桃在寒风中被催开,或干脆缩成一团,需要人为地一点点抠出里面僵硬的棉花来。晚上,她又要给我们收拾衣服,那个古铜色的顶针戴在裂开细小口子的手上,在灯光下特别醒目。我曾偷偷地戴过,硬硬的、不封口、筒状,一点儿也不好看,还有点儿硌得慌。

前年春节,我和妹妹带着孩子回老家过年。二妹拿着小外甥的纯棉内衣说袖子太长了,影响孩子用手拿东西,请妈妈帮忙给缝上一圈。妈妈拿出她的针线筐,戴上

### 红尘 百味

## 熬粥记

■侯世民

喝了大半辈子粥,还真的没有熬过几回。

那天晚上,妻子回来晚一些。我看到她煮了一半的八宝粥放在一个敞口的砂锅里,就用小火加热。不一会儿,我打开锅盖看到粥熬得差不多了就搅了面糊,搅匀后倒进砂锅里。过了一会,八宝粥开始往上翻腾,瞬间就溢到了灶台上。我迅速把火关掉。八宝粥还是一直往外溢。看来,釜底抽薪这一招是不行了。我正在束手无策时,妻子回来了,说:“快,拿勺子把它们盛出来。”我就去拿勺子把粥盛出来,盛了大半碗后,八宝粥才慢慢不再往外溢了。

见此情景,妻子说:“不让你进厨房,你偏要进去看看,又弄得哪儿都是乱糟糟的。”我心里很难受。本来想把粥熬一熬,等她回来一起吃饭,结果灶台被我弄得脏兮兮的,两碗粥也变成了一碗。那晚,我们每个人都喝了一半碗粥。说实话,粥的味道不比外边的差,但我怎么喝都觉得不是滋味。

平时我不是不进厨房的,这次进去也是个例外。因为好长时间没有用这个敞口砂锅做饭,以前我用的是那种小口的煲汤砂锅,炖肉、炖排骨,没有用过这种口大、锅浅的煲饭砂锅。谁知这种砂锅如果和了面糊,那粥汤沸腾起来就会溢到外边,而且关掉火也不能迅速止沸。如果加水,就会影响到粥的味道,就不好喝了,失去

了那股香味。这次经历让我感觉她有些经验,或许她已经经历过了这种事情,而且琢磨出了处理方法。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原来说的是这个道理。

我们家是妻子天天做饭。我有时会鼓励一下,有时候会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。但是,不管我说得怎么委婉,她总是认为我在挑剔。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,只是希望她能有所提高。这次我做错饭后,她只说了一句,我心里很难受。她没有多说什么,我也就没有多解释,彼此保持沉默。看来,彼此的默契还是要有的。做好一碗粥不容易,平复各自的情绪不容易,保持家庭和睦更不容易。

回想过去几十年的日子,似乎都是这么一天一天熬过来的。“熬啊熬,熬成了阿香婆。”我想,起过去电视上有一个广告,忘记了是哪个品牌的广告。我问她,她说是阿香婆辣椒酱。她的语调和平常一样,并没有嫌弃我的意思。我明白了,不管是什么,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,就尽量多说好话,点到为止。缺点和不足如果说了,尽管是善意的,对方听起来也是不舒服的。说出来,也改变不了对方,反而让对方不高兴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总是回味那碗八宝粥,似乎嚼出了另外一种味道,那么黏糊、那么绵密,不是甜、不是涩,伴着淡淡的果香、谷香,包含理解和温度,还有一种日常的烟火气。

### 稿约

为持续擦亮“中国食品名城”品牌,大力宣传沙澧大地、许慎故里美食名片,全面提升漯河“美食之都”的形象和影响力,《水韵沙澧》副刊《“食全食美 深在其中”——我的美食故事》专栏征集有关漯河美食的文章。欢迎来稿。  
邮箱:siying3366@163.com